



河北农村养老困境初步调查报告

沈洁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研究科社会人类学教研室, 日本 东京 1920397

摘要: 本文利用笔者于 2008 年冬赴河北省 L 村获得的个案资料, 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对当前农村养老方式中存在的困境及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 在经济发展的今天, 依靠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中国农村, 辛劳一生的农民, 晚年生活不容乐观。农村养老的困境, 不仅表现在老人们物质条件上的匮乏, 也表现在他们精神生活中的孤独。

关键词: 家庭养老; 困境; 农村

Predicament of Supporting the Aged in the Rural Areas of Hebei Province

SHEN Jie

School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Tokyo 192-0397 Japan

ABSTRACT: In the winter of 2008,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L village in Hebei Province and obtained a set of individu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fficulties in supporting the aged.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and emergent problems in the ways of supporting the aged in the rural areas were surveyed and analyzed qualitatively. It showed that the senectitude lives of the swinked peasants are not optimistic in rural areas with the major style of family supporting in the current richer time. The difficulties are not only the lack of consumer goods but loneliness.

Key words: Supporting the aged by the family; Predicament; Rural areas

一、研究背景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 家庭养老是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主要和传统方式。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由于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生育水平持续、快速下降, 中国已成为世界历史上人口老化最快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强, 社会经济发生变迁,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在农村开始受到挑战。伴随着近十几年来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 农村的老龄化及养老保障所面临的问题势将比城市更加严重和突出; 与此同时, 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养老保障体制的建设还很不完善, 农村实际能够提供的养老保障与农民的养老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如何积极应对经济变迁中的人口老化问题, 妥善解决老年人口, 特别是占中国人口近七成的农村中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对农村养老问题的学术研究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1,2]。经过近 30 年的探索, 学者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3],但在不同时期, 关注农村养老问题的角度又有所不同。解决

养老保障问题从建国以来在不同的时期分别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计划生育的对策、已经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应对措施, 农村养老体系的研究也成为计划生育和老龄化社会研究的附属, 导致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数量有限、深度不够、范围狭窄[4]。

农村现行养老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渊源, 尤其是家庭养老方式, 一直在农村的养老制度中起着主要支撑作用, 但随着中国正在发生的急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这一局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4]。

农村现行养老保障以家庭养老为支柱, 其存在基础可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来认识[5]。经济基础主要表现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子女供养; 农业经济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式的农村生产方式使农村老年人“活到老干到老”; 农村社会福利差, 医疗水平低等等。社会基础反映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 国家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和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制度, 使政府和社会尚未承担起对农村老年人养老的任务; 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具有无法替

收稿日期: 2009年4月16日 修回日期: 2009年4月30日
2009年5月1日 <http://COMonCA.org.cn/Abs/2009/006.htm>

联系人: 沈洁 shenjebuola@yahoo.co.jp

代性；传统文化中家庭养老是美德；法律为家庭养老提供了保障；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家庭养老表示认可和肯定等等。

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养老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学者们的一致看法。其影响因素涉及计划生育、城市化和现代化，以及因此带来的子女数减少、家庭规模结构和功能变化、流动人口增加、人们思想价值观念变化等后果。但不同因素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具体影响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

关于计划生育带来的子女数减少和家庭结构变化，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其对家庭养老方式产生影响，因为计划生育的推行在规模和结构上使家庭发生变化。规模上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家庭收入减少赡养老人的能力降低。结构上家庭趋向小型化和核心化，不论是家庭收入，还是夫妇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都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6]。

从子女角度所进行的研究[7]也证实子女在照料老人方面确实存在诸多困难，经济困难和时间不够是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有的学者[8]认为对于目前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今后二三十年内陆续进入老年期的农村老人，由于其生育率较高，终生生育子女数普遍在 2 个以上，因此子女数不构成其养老的主要问题。至少在最近二三十年内，在农村地区不会因为子女数太少而影响家庭养老。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关于城市化与流动人口，有分析指出[8]，由于家庭养老中，行使日常照料职责的主要是已婚女性，而已婚女性的流动性较小，男性作为提供整个家庭经济支持的角色，其外出打工反而会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因此子女外出打工并不会影响到家庭养老。

也有研究[5]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迁移，直接导致农村老年父母身边子女数减少，从而冲击着中国农村家庭养老。虽然这些流迁人口仍能在经济上接济父母，但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会受较大影响。

关于思想价值观念变化对家庭养老的影

响，有学者归因于子女不愿养老[8]，认为家庭养老的问题并不在于子女数的减少或子女外出打工无人赡养，而是在有人赡养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劣。这主要是子女不愿养老引起的。从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条件和在家中的地位可以验证这一点。王梅等的研究[7]也发现农村子女对老人不孝的比例在上升。也有学者认为[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价值观念在变化老年人独立意识也在增强，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轻人来养老。

经济条件的变化也被认为是一个影响因素，如人均收入增长，存款储蓄上升，就为农村家庭养老“子女供给型”的转变创造了条件[5]。

另外，从养老需求的角度来讲，老年人口扶养比增大，老年人口高龄化加剧的现实，使家庭养老资源需求上升，进而也对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9]。

养老方式受到冲击，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经济变迁中，农村出现的空巢老人这一特殊群体，正越来越受到学者们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10-13]一致认为，农村空巢老人由于身体状况及社会环境的诸多原因，在经济、情感、心理等诸多方面会处于弱势地位，在生活中会受到种种限制，这使得他们在生活等方面上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

从现有研究来看，尽管观点存在分歧，但认为社会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会对农村人口的养老方式造成影响，已成为学界共识。

二、研究方法

在调查开始前，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和前人研究的成果，对农村养老方式及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也思考了一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来到了河北省 L 村。

本研究采用的是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即根据研究目的选择有可能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样本。调查地点是河北省的一个普通农村。深入访谈的 19 个案是从全村 5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根据性别、

年龄、婚姻状况和经济条件交叉分类选取,经过亲戚介绍引荐后,对其进行访谈,事先并没有再做准备和安排。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收集资料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非结构访谈研究法和直接观察法。

在 L 村采用的非结构的访谈方法,主要是针对一个问题对不同的人反复访谈,力求了解他们的想法,尽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当然,访谈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意义是在访谈者和被访者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笔者在 L 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有意无意之间,笔者也参与了本地意义的建构。

在访谈的过程中采用直接观察法,通过观察被访者家庭结构和基本情况,与被访者的讲述相互印证;同时留意被访者在讲述过程中的表情、动作和态度,推测其想法。同时,通过观察整个村庄的情况,如房屋建筑、店铺繁荣程度等,推测 L 村的基本经济情况。

调查具体过程:

首先,笔者通过亲戚了解村集体的一些基本情况,根据事前制定的标准,由亲戚推荐一些典型的个案,然后由笔者自己选择户访对象。村里的主要情况是由前任支书和现任支书提供,包括村落的资源占有量、经济发展情况、村委会设置等等。在交谈的过程中,笔者当场做了记录,事后再根据记忆,补充完整,录入电脑。在调查的过程中,为了减轻村民的压力,笔者一般都是只做简单的笔记,过后凭借记忆完整记录。这一部分资料的访谈采用的是半结构式的,即对话在一个“访谈提纲”的基础上进行,既鼓励了被访者的主动性,又可以保证谈话内容不偏离主题。

第二步,在亲戚的带领和帮助下,找符合条件的村民进行户访。每次访谈大约在 40 分钟到 1 小时之间,访谈结束后,立即整理资料。在 L 村队部(以前公社时期村委会办公地点)前,笔者曾经偶遇一群晒太阳的老人,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针对当前生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老人们畅所欲言,提供了很多的宝贵资料。但是,囿于时间仓促,笔者并没有把他(她)们的名字记下来。

三、研究对象

(一)村落基本状况

L 村是一个行政村,该村位于河北省某市近郊,从市中心乘车,大约需要 40 分钟即可到达,交通十分便利。L 村现共有人口 1699 人,良田 2400 余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1.4 亩。L 村是典型的北方农村,一年种两季:冬麦秋玉米。村民普遍反映,现在种地的成本太高,虽然产量逐年提高,但是增产不增收,一年最多只能赚一季秋(即玉米的收入可以算是纯收入,小麦的收入则可以折合成种田的成本,左手来,右手去,赚不了钱)。一个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大约在 4000 元左右,条件好点的可以达到 8000 元。

L 村自身的非农化水平还比较低,村里没有村办企业,但是个体家具加工作坊比较兴盛。未婚男女青年大多有外出打工经历,婚后则多回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农闲时间,已婚女性或从事服装加工业,或在个体办小厂打工赚个零花钱。从整体经济发展状况上讲,L 村属于中等偏下。

L 村是典型的农业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女儿不仅没有继承的权利,也没有赡养的义务。虽然很多老人都赞成女儿养老是福气,可是谁也不愿意让女儿来养老,除非是没有儿子。村里的一位老人告诉笔者,就连家里的丧事“一般都不用女儿出钱,分家也不分给女儿,女儿没有这方面的义务,父母的照顾,也不需要女儿来出力。”

(二)受访者基本状况及养老方式

表 1 L 村 19 位受访人基本情况

Tab.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19 subjects

受访户基本情况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8 42.11
	女	11 57.89
年龄	55-64 岁	9 47.37
	64 岁以上	10 52.63
家庭条件	一般	10 52.63
	较差	9 47.37
婚姻状况	有配偶	9 47.37
	丧偶	9 47.37
	独身	1 5.26
养老方式	自养	8 42.11
	子女赡养	9 47.37
	其他	2 10.52
居住模式	空巢	10 52.63
	与子女同住	9 47.37

L 村限于经济条件，现阶段依然是家庭养老方式为主，即父母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主要由子女进行赡养。由于此次调查的对象，年龄都在 55 岁以上，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因此，除个别情况外，都是多子女户，且至少有一个儿子。虽然有很多老人并未和子女一同居住，但是子女仍然从物质上资助父母的生活。笔者所选择的 19 位受访老人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到，在受访的 19 位老人中，从性别比例上来看，男女各占一半；从年龄上分布上来看，55-64 岁和 64 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老人各占一半；从家庭基本条件来看，一般与较差各占一般；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和丧偶的老人各占一半；从养老方式来看，自养和由子女赡养的情况各占一半；从居住模式来看，空巢老人和与子女共住的模式各占一半。总之，受访的 19 位老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覆盖了农村老人的各种类型。他们在养老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困境，也反映了农村老人的一个基本情况。因此，本项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调查中，笔者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空巢家庭在农村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大，在笔者调查的 19 位老人中甚至占到了一半以上(52.63%)。农村空巢老人成为农村老龄化中的一个特殊的、值得注意的群体。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父母都不愿意麻烦子女照顾，只要自己能够劳动，都会采取“自养”的养老方式；在受访的 19 户中，有一家甚至是由妻子供养丈夫。这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丈夫比妻子大 12 岁，现在身体情况已经不好，特别是曾经患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至今生活不能自理；而他的妻子由于年轻，身体状况也比较好。鉴于三个儿子都是刚刚结婚，处于创业阶段，夫妻两个谁也不愿意成为儿子们的累赘，所以他们选择的是独居且自养的养老方式。而丈夫由于身体原因，现在完全靠妻子供养。访谈中，妻子当着儿子们的面对笔者说：“谁都说我老伴儿有福气，这还有我伺候着；以后要是我老了，干不动了，肯定享不了这样的福！”

四、老年困境

依照受访者的年龄，大多经历过困难时期(1960 年的自然灾害)，吃过苦，受过罪，对现在生活都比较满意，即便是条件最差的家庭，也认为现在的生活已经是自己一辈子中最好的阶段了。但是，调查中笔者还是发现，农村的家庭养老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面临很多困境。

(一)经济拮据，农村老人的生活来源没有确切的保证。

这里的生活来源显然不是指粮食。L 村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均耕地面积 1.4 亩多，再加上现在农业机械化的推行，种田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劳动力有较高的要求，只要身子还能动，就不存在“吃粮难”的问题；即便是不能劳动了，把地租出去，收着“地租”也能过活。何况现在条件好了，哪家都有存粮，儿女们好歹送一点，日子就能继续过下去。受访的 19 位老人中，没有一户为粮食发愁。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经历过饥饿的人，对粮食有特殊的感情。这也就莫怪老人们当前生活“满意”了。虽然吃粮不发愁，但是日常生活的开支依然是个难题。在农村，粮食就等于钱，甚至可以作为货币流通。部分老人尚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实现自我供养，可是对于失去劳动力的老人来说，粮食只够吃，却不够“花”了。平时买油、盐、酱、醋、蔬菜等的零花钱，或者逢年过节置办新衣服，或者生病吃药输液等等，就需要靠儿女们来供给。如果子女们的条件好，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大部分老人的儿女们自己的收入也很低，还要为自己的孩子们读书、娶妻、盖房等原因花费大量的金钱，因此，这些老人从子女那里获得的生活费很少，导致他们的生活十分拮据。当然，出嫁的女儿也会不定期地给老人们口袋里“塞钱”，可是这种“收入”又十分不稳定，是与女儿们的家庭条件和来父母家的频率成正比的。如果女儿们很长时间不来，老人的零花也就成了“断米之炊”了。

(二)病无所医，农村老人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丧偶家庭中，配偶死亡均属非正常死亡，癌症成为最大的

“杀手”；而且基本上所有的受访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患有高血压，那些生活不能自理者，基本上都是因为高血压而引发的脑溢血或中风后留下的后遗症。一个家庭每年最大的开销就是医疗费用，尽管中国已在不少农村地区实行了农村医疗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中国医疗合作规定了起付线、补偿比和封顶线，然而起付线和补偿比却成为很多贫困老人进行医疗的门槛，他们的收入仅用来维持基本的生存权而无法筹到越过起付线的钱，也付不起开始需要共付的医药费。此外，农村合作医疗“保大病”的方针显然也不能满足农村老年人真正的需求。这就造成了大部分老人“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无药可治”的结局。在调查中，老人们表示，看病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对于定期的体检，更是“想也不敢想”，最多就是在每年输两次液，缓解高血压对身体的危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老人们也都是心知肚明，最害怕的就是哪一天自己突然不能动了，拖累儿女，自己也痛苦；最盼望的则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结束自己的一生。

(三)没有儿子，农村双(多)女户老人生活状况欠佳。

农业社会重视血缘的传承，强调“根”和“种”的延续，L村也不例外，重男轻女的思想相当严重。调查中，笔者特意走访了几家没有儿子的老人(见表1)。这几家无一例外，条件都不好。问其原因，老人们说，没有儿子，也就没有干劲了，日子得过且过，生活怎么能好呢？确实，在强调男孩继承的L村，没有儿子，就意味着没有继承人。女儿再好，终究是别人家的。而且，没有儿子，就意味着这一家力量弱，“会被别人欺负”，尤其到了晚年，老了(死了)都没有人给送终。在调查中，笔者曾经走访过一对老夫妻，由于没有儿子，以前曾经说定，由大女婿负责养老，所有事项一包在内。但是，通过聊天，笔者发现老两口对于这个女婿似乎不是太满意，认为他什么也不管。当然，老两口由于年龄大了，已经不再种地了，自己的5亩地给了别人租种，每年给280元钱，600多斤麦子，基本上，粮食没有问题；日常的零花钱、穿

的衣服本来说定由大女儿夫妻负责，但是，在言谈话语中，笔者听出，其实现在是由二女儿在张罗。但是，二女儿目前也面临不少困难，而且又不在本村居住，所以，老两口的生活比较困难。家里不仅冷清，而且有些郁闷。在交谈中，老大娘几次落泪：

有什么困难？困难说出来可就多了。你看我们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了，根本没有人养。当时说好的是，大女婿养我们，可是，你看看，年前我老伴生病输液，咱不是想着要给城里要(打)个电话，让人回来一趟？可是根本没有见到人影。到了年初二，人总算是回来了，可是连坐也没有坐一下，就走了，根本来不及说什么。

要说我这大女儿，也不是个奸险的人，可是在家里一点也做不得主。以前，我跟她讲，英子啊(老人的大女儿)，这冬天就要到了，你跟你爹和我一人买一双靴头(棉鞋)。当时她倒是答应了，可是一直到了腊月二十九，我又问，英子，我和你爹的靴头呢？她说，俺忘了！这么冷天的，那你有没有穿啊？怎么就把你爹娘给忘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跟她要衣服了。至于女婿，咱以后还要靠人家，好赖咱啥也不说。你看，我们这房子，下雨天漏得厉害，我就跟女婿说，让他来修修，到现在了，也没见人来。每次要电话都说，三两天就回来，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过。刚盖这房子的时候，是冬天，到了夏天，这天可不就热了嘛，屋里也不能放炉子了，我就说让大女婿给搭个棚子，也不见人来。二女儿头一天来看我，见不行，第二天就带着二女婿，一起来从旧房子拆了几根檩条，买了十块石棉瓦，在一个同村的帮助下，给搭了这个棚子，我们才有地方做饭。

你说侄子们管不管？亲兄弟还不管呢，还能指望上侄子、外甥？现在人家见了我们的面，连话也不说，扭头就过去了。这也难怪，谁让咱啥也没有呢？要是咱们临街有个院子(现在临街有地方，就是有钱的象征)，谁还能不管？我老伴的哥哥还说，让我们一人给2000，俩人就是4000，找个摔盆的(丧事中的孝子，没有儿子的人，又没有人养，只能花钱租人)。我看算了，实在不行，咱就当个五保户好了，等我们老了，找个席卷卷，

拉走就行了，别臭在街里，熏了乡亲们。

(四)寂寞无奈，多数老人生活质量不高，特别是丧偶家庭。

老人们面临着家庭生命周期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而家庭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子女外出，很少回家，老人们难免有孤独寂寞的感觉，特别是在逢年过节，别人家热热闹闹，而自己家冷冷清清的时候；或者是在面对自己无法从事的重体力劳动的时候，自己的“多余”感会更重。一些老人即使有嫁在同村的女儿也常常会感到“人家各有各的事”。儿女疏于照料陪伴使得这些老人产生自己被抛弃等感觉。很多空巢老人的休闲方式多是串门聊天，然而这种单调的方式难以弥补内心的孤寂，难以减轻对子女的思念，尤其是一些丧偶或独居的老人，他们甚至觉得生活中没有人可以听自己说说话，没有人可以陪伴，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想，“要是自己也随着他(她)去就好了”，免得自己现在一个人，累着儿女，自己也不舒心。当然，出于经济的考虑，老人希望子女外出务工，因为子女也要养家也要生活，但是又不满子女无暇看望，他们既希望子女常回来看看又不忍子女误工赚不到钱，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们觉得无奈。不过，也有很多的老人是自愿独自居住，以享受“自由”的空气，但是，这种“自由”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儿女们也不能离得太远，当老人们渴望“热闹”的时候，儿女们也能够随时满足老人的要求。相对的，没有儿子的老人更多地对生活充满无奈：独自居住的无奈，无以为养的无奈，无以为伴的无奈。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老人不会做出“是”或“不是”这种直截的回答，他们更多地回以无奈的笑容，“好不好又能怎么样呢？”儿女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父母呢？”

(五)孤独无望，农村老人信教人数增长较快。

调查过程中，笔者惊奇地发现，虽然宗教在农村里的年轻人那里并不“流行”，但是，在老年人那里却拥有广大的支持者。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族、佛教信仰，近年来，基督教也在农村地区悄然兴起。引起农村老人信仰宗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原因，笔者认为，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孤独无望。现

在农村中空巢老人日益增多，固然有老人追求“自由”的观念转变，也有很多是无奈之举：子女们为生活而奔波劳碌，自己又怎么能够“拖累”他们？所以，经常的状况是，孤独的老夫妻，独自守着一个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盖起的新房和空空的院落，两个人相对无语；或者只有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白天的时候，还可以串串门，聊聊天，可是一到了晚上，实在没有什么排遣寂寞的方式。加上丧失劳动力，不再从事生产劳动；子女不在身边，也不用照顾孙子女；日常生活空虚难熬，想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信仰宗教还能做什么？因此，宗教，特别是新兴宗教容易在老年人中发展出信徒。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与其说是一种力量，不如说是一种方式：一个老人排遣寂寞，聊天聚会的场合。在笔者调查的19户村民中，就有一户是基督教徒。访谈的过程中，受访者对基督教的教义、教规、缘起、发展、传播，都不能够说明，但是，这些并不能影响信仰的“坚定”，不能妨碍她定期、准时去参加所谓的“传道”活动。农村基督教内的活动，已经成为这位孤独大娘生活的重心。

(六)年轻期与年老期落差较大，心理上承受压力。

我们知道，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有很大的不同：青年时期身体强壮，行动敏捷，思维灵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而老年时期则多是身体羸弱，行动迟缓，脑力衰退，精力大不如前，常有“今非昔比”的感觉，特别是对于未来，对于死亡，虽然经常在想，却总是“说不清，也道不明”。老年作为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经历了身体指标的顶峰之后，逐渐衰弱，一般老人都会有一种心理上的落差。这种落差感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就会成为一种心理的疾病。在调查的过程中，笔者不止一次听到一些老人诉说年轻时候的辉煌，对照现下的“狼狈”，不禁发出“人年纪大了有什么好？为什么还不老(死)了呢？”的抱怨，尤其是那些身体状况不好的，更是害怕拖累儿女，虽然现在有儿女照顾，又怕“久病床前无孝子”，长时间的疾病消磨了儿女的孝心。访谈中，有一位大娘告诉笔者，她“年轻的时候跟娘家的一个婶

婶学过怎么治病，手里有很多偏方，也救过很多人，婶婶说，治病救人，那是好事，要做好事，才有好报”，可是现在，她却疾病缠身，瘫痪在床，“自己根本不能照顾自己”，认为像她这样的，“还不如早点老(死)了，大家都省心”。可见，这种前后的落差，在老年人心理上多少都留下了阴影。虽然有的老人没有直接说出口，但是形于外的就是一种茫然若失。

(七) 交际圈小，老人们对外界不再关心。

农村的生活交流圈一般都限定在乡亲或者不隔代的亲戚们中间，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交际范围本来就比较狭隘，而老年人由于年纪已大、行动不便，生活圈子更是进一步缩小：地缘上仅局限在居住相邻的老人，至于血缘亲戚，只有逢年过节，亲戚上门，才能见上一面。这样长期以来，不见面的就会越来越生疏，常见面的则把话都说尽了，实在也不知道还能聊些什么。在入户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空巢老人家中常有人串门，但是，相坐无语，话题怎么也打不开。这样以来，老人的日常交流，大多集中在与子女的互动中。不过，子女们又都有自己的事情，忙碌到无法每天都去陪伴父母，甚至是看望父母。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们逐渐被动地封闭了自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对外界不再关心。不要说什么国家大事了，即便是村里的一些大情小事，也不属老人们关心的范围。调查中，笔者发现，农村老人虽然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但能够清楚说明的没有几个；虽然有些家庭领取了“低保”，但是，对低保的概念、标准、发放时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农村老人这种“封闭自我”的困境，将会造成其个人权利的损害；对外界的不关心，也会助长恶意侵犯其利益的行为，最终不利于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发展。

五、小结

(一) 基本结论

现阶段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农村社会结构也在转型，农民“个体化”趋势加强，

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给传统的“养儿防老”带来冲击，家庭结构解体的同时养老功能也在弱化，空巢家庭比例在加大。尽管如此，农村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方式的主体。在这种养老方式中，农村老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物质匮乏、精神空虚、健康不佳、生活孤独、心理失衡、交际狭小等等。毫无疑问，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一些高龄、残疾、孤寡的特殊空巢人群，更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老人在年轻时曾对国家、对子女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在年老以后分享社会成果时却被推到了边缘化的地位，这在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上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平，在心理上也会造成被剥夺感。他们自身身体状况不佳，生活上被疏于照料，情感上得不到满足，人的自我功能实现受限，甚至导致一些心理问题。特别是老人们在养老保障中淡薄的“风险意识”，直接导致了农村社会中养老体制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农村老人处于“相对剥削”的地位。这种不平等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不和谐的因素。

(二) 几点思考

定性研究使用的是目的性抽样，其结果不能像随机抽样调查和定量研究那样推广到抽样人群的总体中。但是，定性研究的目的也不在于此，而是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虽然本次调查只有 19 户，其真实感也只限于这 19 户中，但是，可以使很多处于类似情况的人得到一种认同。

笔者的这次研究还是比较肤浅的。一是因为到达调查现场的时间太短，没有机会更多地和研究对象接触；二是乡土社会中本来人们的交际圈就窄，笔者通过亲戚的介绍进入，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基本由亲戚陪同，在涉及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愿意说真话得罪人。虽然笔者已经再三保证为受访者保密，并放弃使用任何现代化的工具(如录音笔等)，从而有可能使这种“善意的谎言”降到最低程度，但是，研究中的描述性效度和解释性效度还是存在问题。

另外，此调查的评价效度，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是否正确，也值得质疑。有些受访者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只能由

笔者自己去揣度，而这种揣度是否可以代表受访者的本意，有待商榷。

最后，此调查还涉及到一些伦理道德问题。虽然笔者在每次访谈前都会向受访者说明自己的来意，解释访谈仅为学术研究所用，不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损害，但是，也有一些话题造成他们的误会，认为调查可以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如生活补助等等，所以，受访者有时候会故意把自己的困境夸大；甚至还有人专门找来，一定要向笔者介绍自己的“困难”。

综上，尽管笔者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内容了解还不深入，尽管笔者的分析中还存在不少缺失或者夸大，农村家庭养老方式和自我养老方式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冲击而解体，只是面临着很多的困境。因此，充分了解农村老年人的真实和迫切要求，在此基础上改进和执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王述智, 张仕平(2001)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养老问题及其研究的思考. 人口学刊(1):41-45.
2. 康文龙(1999)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目标选择. 云南社会科学(2):42-46.
3. 于景元, 袁建华, 何林(1992)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1):9-13.
4. 李迎生(2005)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过渡模式”设计.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0):42-47.
5. 刘庚长(1999)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基础与转变的条件. 人口研究(3):41-42.
6. 王义才(2000)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险相结合是解决农村养老的必然选择(论坛). 人口研究(5):20-22.
7. 王梅, 夏传玲(1994)北京中青年家庭养老现状分析. 人口研究(4):43-45.
8. 陈彩霞(2000)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应用霍曼斯交换理论对农村老年人供养方式的分析和建议. 人口研究(2):53-58.
9. 张仕平(1999)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研究. 人口学刊(5):55-58+65.
10. 张学敏(2008)农村空巢老人的困境与养老对策:社会工作的视角. 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zc/t20080124_15275.htm
11. 龚文君(2007)农村空巢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西北人口(1):14-16.
12. 谢慧娟(2006)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分析. 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5):70-71+74.
13. 穆光宗(2002)家庭空巢化过程中的养老问题. 南方人口(1):33-36.